

我国中高齡人群学习需求及偏好调查研究

——基于部分省市抽样数据

许 竞¹ 李雅慧²

(1.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北京 100029; 2. 中正大学 成人及继续教育学系, 台湾嘉义 62102)

[摘要] 发展老年教育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有组织的机构式老年教育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发展历史,然而随着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渐入成年中后期,我国老年教育供给是否能够与时俱进,满足新一代中高齡人群实际学习需求仍缺少实证数据分析。本文通过对国内七省市45岁以上中高齡人群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受试人群对于“安全”方面的学习需求高于以“健康”为主题的学习需求,“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有待开发与激励。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在不同程度影响受试人群的学习需求及偏好。文章建议老年大学等相关机构应提升专业化水平,增设有关安全、健康及参与方面的课程,帮助受试人群实现增能目的,提升参与家庭事务和社会活动的意识与能力;其他教育及相关机构在丰富老年教育供给方面有待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中高齡人群;学习需求;学习偏好;老年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7)01-0110-11

一、问题提出

2016年3月,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2016~2020)规划中重申了“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老年教育”的战略决策。如何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对现实及未来潜在高龄人力资源合理有效的分类与开发,是教育界当前亟需思考的问题。自1983年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大学成立,开创我国机构式老年教育之先河以来,经过三十多年发展,老年教育机构的数量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仍难以满足高龄人群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统计,2013年国内老年大

学等类似机构逾5.9万所,在学人数超过600万(李晶等,2014),而同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2.2亿,可见在老年大学学习的人数占比依然很低(袁新立等,2014)。近年各地老年大学普遍存在“一座难求”和学员多年不毕业现象。就此推测,一方面,老年大学是稀缺资源,若按现行模式运营和发展,随着目标人群占比越来越大,其吸纳能力必将日显不足。另一方面,当前这类教育服务与供给可能对另一部分高龄人群缺乏吸引力(孙传远,2013),这有可能根源于其课程与教学内容尚不能满足部分潜在目标人群的学习需求,且对其学习偏好缺乏周全考虑。

[收稿日期] 2016-07-22

[修回日期] 2016-12-21

[DOI 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17.01.013

[基金项目] 2014-2015年度国家公益基金课题“老年人学习与教育模式建构研究”(ZG201410)。

[作者简介] 许竞,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终身学习研究中心,研究方向:终身教育理论、终身学习政策与管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制度国际比较、继续教育研究(xuj@moe.edu.cn);李雅慧,副教授,中正大学成人及继续教育学系,研究方向:质性研究、高龄学习、退休规划、中高齡人力资源发展研究(yahuilee@ccu.edu.tw)。

迄今,老年教育领域罕见全国性的调查研究。除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的调查和统计数据外,其他有关老年教育的调查多是关于个别城市或机构(白新睿,2012;宋其辉等,2005),对不同地区高龄人群学习需求的较大规模调查相对较少,故难以了解新一代高龄人群真实的学习需求。为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45岁以上中高龄人群,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该目标群体的学习需求及偏好状况,以期检视和反思现状,对潜在教育资源的市场供给提出建议(许竞等,2016),让更多新一代中高龄人群在共建学习型社会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为享有体面且有尊严的晚年做好身心上的准备。

二、文献探讨

(一)学习对于成功、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性

随着医疗科技进步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人的寿命的延长,从成年到晚年的生命长度被拉伸了。终身学习理念推介引发教育界思考,“学习”对于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影响究竟可以持续多久?从中成年期(40~65岁)向晚成年期(60~85岁)过渡还需要学习吗?换言之,学习对于逐渐步入晚成年期的个体而言有何意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成功老龄化”的西方理论认为,高龄者可立足于晚年期需求,从预防或应对老年化的视角对其生活目标作出选择,然后调动或运用自身的能力与资源,实现优化晚成年期生活的目标(Baltes & Baltes, 1990)。对于个体而言,无论设定晚成年期目标,抑或采取某种补偿策略,皆需借学习来实现。西方学者由实证研究发现,高龄者认为有助于自身在老龄化过程中获得成就感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和睦、与朋友的人际关系、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在心智和生理上保持活跃等(Fallon, 1997)。我国台湾地区调查显示,高龄者倾向于从多个方面综合衡量自身老龄化过程“是否称得上成功”,其中包括健康自主(重要性分值最高)、经济保障、家庭关系、社会人际交往及亲朋关系(重要性分值最低)、学习以及适应生活的能力(林丽惠,2006)。

诸多研究证实,高龄人群通过参与学习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李雅慧等,2012;李雅慧等,2015;林丽惠,2006,2008;Brockett, 1987; Duay & Bryan, 2006;

Fisher, 1988; Fisher & Specht, 1999; Sloane-Seale & Kops, 2008; Levinson, 1977)。人们在晚成年期坚持学习除了获取知识,还可经历和体验各种活动,扩大人际社交网络,在心理上感受幸福与安适(Diener et al., 2009)。21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WHO, 2002)倡导的“积极老龄化”政策主张的观点是:个人抑或社会,若以积极心态主动应对个体老化或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将有助于提高高龄者个体及其整体的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环境。在此政策背景下,高龄人群学习的内涵也逐渐朝着有益于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方向发展。老年人自身也希望通过参与学习,满足自身应对家庭或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事态变化和角色转变需求,维持或改善生活质量,满足自身不断进步、对社会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需求(Chua & de Guzman, 2014; WHO, 2002)。

(二)影响高龄人群学习的因素

既然认识到学习对于高龄人群的重要性,那么他们的学习需求究竟是什么?唯有主动了解并准确把握学习者的真实需求,才有望为其提供适切的学习内容(Merriam et al., 2007),帮助其通过学习实现最优化的成年后期生涯发展。西方学者麦克拉斯基(McClusky, 1971)认为,高龄人群的教育需求可大致归纳为应对、表达、贡献、影响及超越五方面,由此建议在设计学习活动时应以这些教育需求为基础。另一项针对七旬以上高龄人群的实证研究发现,受试者的学习意向主要包括: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与技能(如操作自动取款机、电视、录像机等电子科技产品)、保健、休闲娱乐、生活安全等方面(如家庭财务安全、操持家务或居室管理等),这些人群首要的学习需求可概括为交通、健康及安全三个主题(Purdie & Boulton-Lewis, 2003)。

尽管高龄人群的学习有上述表现,我们在现实中却依然可观察到有些高龄人群尚未意识到“学习”是一个与自己有关的话题。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他们参与教育和学习活动?已有研究显示,高龄人群参与教育活动,与其先前教育和学习经验有关,而且教育程度愈高,愈有可能参与学习活动(Ventura-Merkel & Doucette, 1993; 岳瑛等, 2003; 林丽惠, 2006)。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愿意参加学习(岳瑛等, 2003);学历为高中或初中的学员具有一定的文

化基础,较强的学习需求,学习积极性比较高(张如敏,2013)。孙传远(2013)在老年学员调查中发现,年龄与学习愿望负相关,即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内心产生的“无价值感”增加,学习愿望逐渐降低;“文化程度”越高,学习愿望则越高。林丽惠(2006)的研究表明,55~59岁年龄段人群对学习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七旬以上人群。而且,高龄人群的学习需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比如女性对于科技、健康及休闲等方面的学习需求明显高于男性(Purdie & Boulton-Lewis, 2003),国内老年大学的学员性别构成中女性比例普遍高于男性(岳瑛等,2003;张如敏,2013)。

(三) 高龄人群的学习偏好

由于成年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经历的事件或生活条件不同,因此年龄越大,个体差异越大。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他们对学习本身的自我意识和理解,以及对“学习活动”的判断和选择(Kolb, 1984),也即高龄人群的“学习偏好”差异。他们的学习偏好可表现在多方面,比如想学什么、如何确定学习取向,或者如何选择学习的场所及情境等(Conti & Welborn, 1986)。迄今,仅有少数研究专门针对高龄人群的学习偏好。比如,赫姆斯特拉(Hiemstra, 1972)在调查老年人学习需求和学习兴趣时发现,他们的学习兴趣偏向于更具“表达性”(比如增进生活乐趣)的学习活动,更喜欢参与“工具性”的学习活动,比如有助于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学习活动。年龄差异也是引发成年人学习偏好差异的因素之一,这种与年龄有关的学习偏好差异同样反映在高龄人群中(Dorsey & Pierson, 1984; Hayden & Brown, 1985; Price, 1987)。西方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中高龄人群在学习方式上各有偏好。55~65岁人群偏向于运用感觉能力,采取“做中学”的学习方式,66~74岁人群则比较偏重利用感觉与视觉能力,在学习中开阔思维和想象力,而75岁以上人群更倾向于利用视觉,通过内省思考的方式学习(Truluck & Courtenary, 1999)。性别差异也反映在学习偏好上,有关台北高龄人群的调查发现,中高龄女性在学习过程中比较注重人际互动和学习氛围,倾向于团体小组讨论的学习方式,而男性则偏好于利用电子设备(如录音带)学习,或通过演讲、动手做事及自我拓展式的阅读方式学习(陈淑敏等,2010)。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上述文献回溯表明,充分了解和把握中高齡人群的真实学习需求和学习偏好,有助于相关教育机构或课程规划人员向目标人群提供更为适切的学习环境和资源,满足其终身学习需求。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受试人群的基本信息(如居住地、教育状况、年龄、性别等);关于学习需求的五点量表;关于学习方式、渠道及机构选择偏好的五点量表。学习需求量表题项主要吸收和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老龄化理论与欧洲经济委员会确立的积极老龄化指标(UNECE, 2015),同时辅以老年教育专职研究人员有关老年教育机构的定期观察及非正式访谈。^①学习偏好的题项设计则是以台湾地区有关研究者开发的高龄者学习偏好量表为基础(陈淑敏等,2010)。

(一) 问卷效度检验、预测以及数据采集方法

确定了问卷题项后,课题组从国内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邀请统计学、教育学、社会学、成人教育学等专业的六位专家对问卷进行专家效度检查,从题项的適切性、结构合理性以及题意的完整性等方面进行论证。根据专家建议对问卷修订后,课题组于2015年11月在东部(上海、杭州、温州)、中部(北京、哈尔滨)、西部(陕西西安、咸阳、三原、兴平)进行问卷抽样预测,回收有效问卷970份,再以SPSS17.0对预试回收问卷进行遗漏值检验、描述性统计检测、极端组比较、信度分析。遗漏值检验的结果显示,各题项有效问卷数为564份。

预测问卷中学习需求及偏好的题项采用五点量表。统计结果显示,学习需求的各题项均值介于2.81~4.54之间,学习偏好的各题项均值介于3.41~4.09之间,皆在总均值上下1.5个标准偏差之间,且标准偏差皆符合标准。对极端组的比较结果显示,显著水平 $\alpha = 0.05$,所有题项皆达显著水平,因此我们保留预测问卷中所有题项。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学习需求中安全、健康及参与题项的信度分别为0.888、0.844、0.882,整体信度为0.937;学习偏好量表中学习方式、学习渠道及学习机构的题项信度分别为0.802、0.776、0.821,整体信度为0.902。可见,问卷各题项皆有良好信度。

课题组在预测基础上确定了正式问卷,并优化

了问卷抽样的采集途径与方法。问卷发放对象是抽样地区的老年大学或社区老年学校的学员、高二学生志愿者(鉴于对学生家庭背景等方面因素考虑,各地均选取一所中职学校和一所普通高中)、国企或民营企业45岁以上在职员工。调查者在有关机构的支持配合下,现场向机构管理者或教师说明问卷发放和收集要求,由其在课间休息时向学员发放,三天之内收齐后寄回。调查者在高中则是现场对学生志愿者宣讲问卷调查有关要求,由其将问卷带回家周末对亲属开展问卷调查,然后由班主任等校方管理人员三天之内收齐后寄给调查者。针对有关企业具体情况,调查者采取两种途径进行问卷采集,一是亲临企业现场,向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者说明调查问卷要求,委托其三天之内将纸质问卷收齐后寄回,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电话沟通等形式委托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发放电子问卷并在三天之内收齐后返回。

课题组以SPSS 18.0软件对回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以及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one-way ANOVA)。描述性统计采用次数分布及百分比,从而测量受试者的学习需求状况。另外,研究者以t检验了解性别、是否退休等因素对受试人群学习需求的影响状况。本研究采用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解读不同年龄、居住地、教育程度对受试人群学习需求的影响,若其结果达到显著差异,则再以Scheffé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进一步发现组间差异。

(二)研究范围与对象

课题组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间,在七省市对上述目标人群开展问卷抽样调查,并结合各地有关行政组织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决定问卷抽样数量,各地发放问卷介于400~700份之间。具体数量为:陕西700份、浙江600份、上海600份、山东600份、湖北600份、北京550份、天津400份,共发放问卷4050份。本研究将未填答题超过3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计239份,若仅有1-2题未填答,则以线性内插法置换遗漏值,故回收有效问卷计3305份,回收有效率为93.3%。

就目前居住地而言,调查对象以山东济南较多(占16.9%),其次是浙江宁波(占16.2%)和陕西咸阳(占15.7%),其他省市占比依次为上海(15.5%)、湖北武汉(13.6%)、北京(14.2%)、天津

(7.9%)。调研取样范围基本覆盖我国东中部地区一、二、三线城市。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0.8%)为非农业户籍,农业户籍者占15.3%,未填答者占3.9%。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0%)居住在户籍所在地,16.4%调查对象现居住地不同于户籍所在区(市),另有2.1%调查对象现居住地不同于户籍所在省(直辖市),1.5%未填答。这表明本次调研对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比如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包括随子女(比如照看孙辈)迁至省内外等,这也反映了我国中高龄人群的生活实际。

调查对象以女性居多(约占60%),以45岁到69岁为主体,其中50-54岁占比最多(16.2%),80岁以上较少(1.9%)(见图1)。已退休者占58.8%,未退休者占40.4%,0.8%未填答。大多数调查对象(63.1%)已参加学习活动,尚有36.7%调查对象未参与任何学习活动,0.2%未填答。仅5%调查对象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其余皆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其中高中程度占比最多(31.6%)(见图2)。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5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即不识字者)占16.5%,50-54、45-49年龄段文盲率分别为4.2%和2.2%。随着全民基础教育水平提升和成人扫盲工作的持续开展,我国45岁以上文盲占比逐年降低。因此,本次问卷抽样在覆盖人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

从经济状况看,占比最高(26.3%)的调查对象月收入为2000~3000元,其次为3000~4000元(占23.4%)、4000~6000元(占20.2%)、1000~2000元(占5.1%)、1000元以下(占6.6%)、6000元以上(占8.1%),基本覆盖中、高、低收入人群,其余0.3%受试者未填答。大部分调查对象(占64.9%)自认为经济收入基本够用,比较宽裕的占18.2%,比较困难的占11.2%,很困难的占3.8%,很宽裕的占1.6%,0.3%未填答。愿意在学习方面每年花费201~400元的占26.2%,愿意投入101~200元的占25.3%,愿意投入100元以下的占19.7%,愿意投入401~600元的占16%,愿意投入601元以上者占11.8%,对于学习费用投入不置可否或不确定者占1%。

从健康状况看,绝大部分调查对象(占75%)自认为健康状况一般或者还可以,自认为很好的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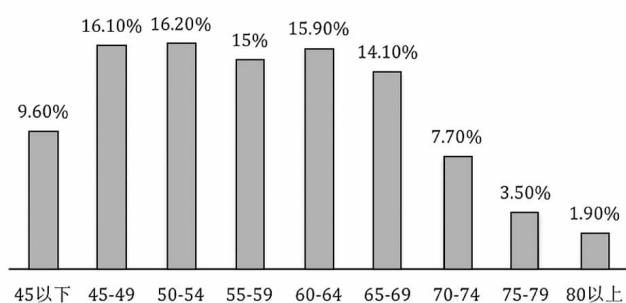


图1 调查对象的年龄段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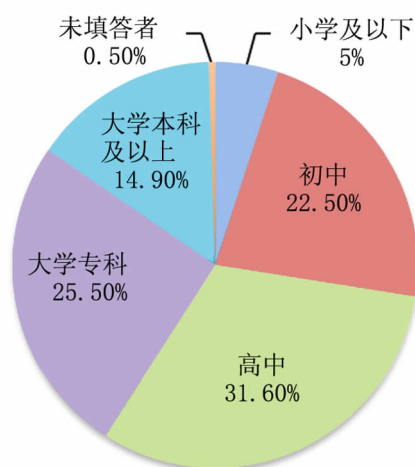


图2 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

17.6%, 自认为不太好的占5.1%, 自认为很不好的占1.4%, 未填答者占0.9%。从婚姻及家庭居住情况看,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8%)是已婚或与配偶同住, 其他情况依次为丧偶(6.5%)、离异或分居(3.3%)、未婚者(1.6%), 未填答者占0.6%, 取样范围基本覆盖各种形态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目标人群。

四、研究结果

(一) 总体学习需求

总体而言, 调查对象对于安全、健康及参与三方面学习的需求程度不同, 对于安全方面的学习需求均值最高(4.36), 其次是与健康有关的学习需求(4.22), 与参与有关的学习需求最低(3.62)。各题项中分值最高的是“遇到紧急状况时的自我保护措施”(均值4.67), 其次是“家里防火防盗的方法”(均值4.65)和“识别并预防各种诈骗”(均值4.52)。这三项均值皆大于4.5, 均属安全需求。在

人们以往观念和意识中, 健康似乎是中高龄人群最重视的话题。然而, 调研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对于安全方面学习的重视程度更胜过健康。但参与方面的题项整体均值未达4, 表明相关学习需求程度虽达一般以上, 却尚未被视为重要。其中需求程度相对较高的内容包括: 学习认识汉字(均值3.93)、学习照顾其他老年人的知识与方法(均值3.91), 以及学习养育孙辈婴幼儿的知识与方法(均值3.86)。有三个题项均值皆小于3.5, 说明调查对象整体对其需求程度为最低, 分别为: 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3.17)、学习能帮助自己再就业的知识和技能(3.26)以及学习摄影摄像和数码影像制作(3.30)。

(二) 总体学习偏好

调查对象偏好以视觉(如观看电视、影片、图片等)和运动(如肢体运动、跳舞之类)为主的学习, 二者均值皆大于3.90, 以娱乐为主的学习方式分值最低(均值3.58)。本研究聚焦五种非正式的学习渠道, 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偏好的是“通过电视广播”(均值4.03)和“通过在家与家人交流”(均值4.01), 而“通过亲朋好友的聚会”的分值最低(均值3.80)。造成这种偏好的原因可能是: 电视广播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且足不出户与家里人交流, 这是最为便捷且成本最低的学习方式, 所以成为广大中高龄人群的偏好。目前, 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条件安装互联网, 即使家里有互联网, 年龄偏高的调查对象也不一定能利用互联网学习。如果上网浏览新闻、QQ聊天或者观看影视节目之类较为简单的互联网应用也算是学习的话, 那么也许会成为部分高龄人群偏好, 但与电视广播相比, 普及率尚不高。从当前各种机构式老年教育的受欢迎程度看, 调查对象偏好于当地老年大学等面向同龄人群的专门机构(均值4.18), 而分值最低的是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普通中小学校等正规教育机构(均值3.79)。

(三) 个体变量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1. 女性、临近退休和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教育程度较高者对安全方面学习需求高
t检验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以及教育程度五个变量皆对其有关安全学习需求的影响达显著差异。具体结果是: 女性调查对象比男性有更高的学习需求。这说明, 女性对于安全感的意识和需求显著高于男性。

比较发现,55至79岁调查对象对安全方面的学习需求高于45-49岁以下调查对象者。这说明调查对象在55岁之后(对多数调查对象而言是临近退休年龄)更加关注人身安全。已退休的调查对象对于安全方面学习需求的程度高于未退休的。调查对象退休后各方面收入通常明显低于退休前,经济收入也是个体获得安全感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经比较发现,宁波和上海调查对象对于安全方面的学习需求显著高于咸阳,而上海调查对象的安全需求也高于北京;教育程度为高中的调查对象的需求显著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者,大学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调查对象的安全需求也高于“小学及以下”调查对象。可见,教育程度较高的调查对象的安全需求高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这说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教育程度较高的调查对象对于“安全”有更为主动而明确的需求,他们也更容易接受积极老龄化观念。

2. 女性、临近退休和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教育程度较高者对健康的学习需求高

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教育程度五个变项对个体在健康方面学习需求的影响均达显著差异。具体结果是:女性调查对象比男性的健康需求更高;55~64岁调查对象对健康的学习需求高于45~49岁者;目前已退休的调查对象对此需求高于未退休者;宁波、天津和上海的调查对象对此方面需求显著高于武汉和咸阳的调查对象;教育程度为高中或者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健康需求显著高于初中和(或)小学及以下者。

3. 女性、未退休及低龄退休者更热衷于社会参与,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和教育程度较高者对参与学习需求更高

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及教育程度均对调查对象在参与方面学习需求的影响达显著差异。具体情况为:女性的学习需求高于男性。经比较发现,45岁以下的学习需求高于65~79岁调查对象,55~64岁的参与需求也高于70~74岁的。可见,较低年龄段人群对于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要高于年龄较长的群体,亦即中高齡人群随着年龄增长,对于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趋向减弱。

未退休者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高于已退休者。经比较结果显示,宁波调查对象对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显著高于武汉、咸阳的调查对象,而上海调查对象的需求也高于咸阳调查对象。经比较后发现,教育程度为高中者对参与方面的学习需求显著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者,而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者也高于小学及以下者。

4. 女性、临近退休和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及教育程度较高者对整体学习需求高

把上述三方面学习需求作为整体看,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及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个体整体学习需求产生的影响均达至显著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女性的需求高于男性。经Scheffé法比较后发现,55~59岁者需求高于45~49岁者。已退休的需求高于未退休的者。比较结果显示,宁波、天津和济南的调查对象,其需求显著高于咸阳调查对象,而上海调查对象的需求也高于武汉和咸阳调查对象。这说明,东西部地区调查对象在学习需求整体上存在差距,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调查对象的学习需求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调查对象。高中或大学专科者的整体学习需求显著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者。

(四)个体变量对学习偏好的影响

1. 女性、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学历较高者对于学习方式有明显偏好

就调查对象对于学习方式的偏好^②而言,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退休与否、居住地、教育程度四个变量对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年龄对其影响则未见显著差异。具体结果是:女性调查对象比男性更偏好于对学习方式的选择;已退休者的偏好程度稍高于尚未退休者;济南和上海调查对象比咸阳调查对象更偏好于学习方式的选择;教育程度为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调查对象的偏好程度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者,即是学历较高者对此偏好的程度高于学历较低者。这表明个体受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更可能对学习方式的选择具有主动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及意识。因此,普遍提高中高齡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女性、临近退休者、学历较高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对选择学习渠道有明显偏好

本次调查在问卷中侧重考察受试人群对五种非

正式学习渠道^③的偏好。t 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居住地、教育程度四个变项均对此偏好的影响呈显著差异,但退休与否对此偏好的影响未见显著差异,即个体对此偏好并不受限于就业状况或经济条件。具体结果是:女性对此偏好程度高于男性;经比较发现,55~59岁的调查对象对此偏好程度高于70~74岁的调查对象;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对学习渠道的偏好程度皆高于小学及以下的;上海的调查对象对此偏好程度高于北京、天津、武汉和咸阳的调查对象,济南和宁波的调查对象对此偏好程度也高于咸阳的调查对象。这说明上海、济南及宁波的调查对象比较讲究学习的渠道,也反映了这些地区老年教育的供给渠道相对比较丰富,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3. 女性、低龄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学历较高者对选择机构式学习偏好明显

本调查拟考察中高齡人群在学习机构的选择方面是否有某种偏好或倾向,鉴于这种机构式的学习既有正规的学习机构,也有非正规的学习机构,课题组在问卷中将这两类机构归为一类进行统计分析,简称为“机构式学习”^④。t 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教育程度五个变量对此偏好的影响均达显著差异。具体结果是: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机构式学习;55~69岁受试者比45~49岁受试者更偏好于机构式学习;已退休者比未退休者更偏好于机构式学习;济南、宁波及天津的调查对象对此偏好程度高于武汉、咸阳的调查对象,宁波的调查对象的偏好程度也高于北京的调查对象;教育程度为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对于参加机构式学习的偏好程度皆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的。

4. 女性、临近退休和退休者、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学历较高者对整体学习偏好明显

个体变量对于整体学习偏好的影响明显。t 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退休与否、居住地、教育程度四个变量对调查对象整体学习偏好有显著影响。具体结果是:女性的偏好程度高于男性;55~59岁者偏好程度高于45~49岁者,已退休者偏好程度高于未退休者;上海调查对象的偏好程度高于北京、武汉、咸阳调查对象,济南调查对象的偏好程度也高于咸阳调查对象;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学专科调查对

象的偏好程度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的,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偏好程度高于小学及以下的。可见,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整体学习偏好的程度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与讨论

1. 相比于健康,老年学员更关注安全,且对家庭生活的参与意识更强,注重学习的实用性

以往研究发现,老年大学学员选择最多的是医学、保健、体育锻炼等学习内容(岳瑛等,2003),参加学历课程、外语课程或与工作有关的技能培训课程相对较少(孙传远,2013),甚至有些老年教育机构的课程规划人员也认为,老年人最应该学习与运动保健相关的课程或内容,其次才是生活安全(魏惠娟等,2014)。然而,本次调研发现,实际上调查对象对于安全主题的需求程度胜过对健康议题的关注。相对于普遍受到各年龄段人群关注的安全和健康主题而言,调查对象对于参与主题的学习内容比较陌生。

以往研究显示,老年大学学员对实用性较强的课程需求强烈,希望学习内容与生活紧密相关(张如敏,2013;江曼莉等,2015;张铁道等,2015)。本次调研发现,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高齡人群仍不具备识字等基本学习能力,部分中高齡人群具有承担家庭义务的意识,对于承担和参与家庭生活的意识要高于通过再就业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调查对象对于学习认识汉字、照顾家庭其他老年人和婴幼儿的实际需求较高,这些学习需求均与其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关系的文化传统。

2. 学习偏好取决于高齡人群的家庭生活习惯、社会文化、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差异

本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整体上偏好于选择当地老年大学等面向同齡人群的专门机构,而对进入正规教育机构学习的需求较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比如,台北高齡人群比较偏向于参与专门机构组织的学习,即有组织的“机构式”学习,其次是借助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学习(陈淑敏等,2010)。赫姆斯特拉(Hiemstra,1972)关于老年人学习需求和兴趣的调查显示,老年人在学习地点上有

偏好,相对于正规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地点和情境,他们更愿意选择住宅所在社区向居民或老年人提供的学习活动。普莱斯(Price, 1987)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偏向于比较正规的、结构性比较强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原因在于,老年人可能更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比较清楚而明确的教学指导(Taylor & Rose, 2005)。不过,也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倾向于参与一些无固定形式的学习活动,其中选择在家学习的老年人占比最高;如果是选修学分或学位课程,他们的首选是就近在当地(美国)社区学院学习(Lamdin & Fugate, 1997)。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普及,高齡人群更加重视自主、自主学习,强调学习的便利性。

调查对象对于老年大学等专门机构的偏好,虽然可以解释各地老年大学为何每年招生时出现“一座难求”和“学员多年不毕业”的现象,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各地老年大学实行的是“分齡”教育(与“混齡”或“合齡”相对),即年齡相仿的人在一起上课学习,各地老年大学招生时都有明确的最低年齡限制;也可能是高齡人群置身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老年人持有负面刻板印象,以至于其他教育场所(包括大学、中小学校等正规教育机构)从硬件设施设备到人文环境等对高齡人群不友好或根本不关注,由此导致高齡人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进入以同齡人群为主的老年大学寻求学习机会。相关调查研究也发现,近一半高齡人群选择(除老年大学以外的)其他方式学习(孙传远, 2013),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前老年大学等类似机构并不能满足部分高齡人群的学习需求,多数老年大学学员只是在固有的老年教育模式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内容(张如敏, 2013)。

3. 性别、社会角色转变、年齡等因素影响高齡者的学习需求及偏好

本研究着重分析了性别、年齡、退休与否、居住地及教育程度五个变量对中高齡人群在学习需求及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对三个主题学习需求以及整体需求皆高于男性,此结果与已有研究(孙传远, 2013; 张铁道等, 2015; Purdie & Boulton-Lewis, 2003)结论一致,也可解释老年大学学员中女性占比高于男性的现象(岳瑛等, 2003; 张如敏, 2013)。这反映了女性对于安全、健康及社会参与意识较强,

同时也可能说明女性在某些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比如就家庭及社会安全感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对学习方式、渠道及机构的选择。这反映了女性对于学习内容、方式及教育供给渠道等方面的多样性需求高于男性,即女性更讲究学什么、怎么学以及在哪里学。

关于年齡因素,相关研究仅显示低齡老年人学习需求高于高齡老年人(张如敏, 2013)。本研究进一步发现,55岁(即临届退休年齡)以上调查对象对于安全方面学习需求高于45~49岁调查对象,这说明人们退休后更加关注安全。健康虽是所有年齡段人群普遍关注的议题,然而,55~64岁中高齡者对于健康的学习需求高于45~49岁調查对象。中高齡人群随着年齡增长,对参与方面(尤其是参与社会活动)的学习需求趋向减弱,即使部分受试人群有涉及参与主题的学习,但也主要是参与家庭事务的学习需求,比如照顾孙辈婴幼儿或者年衰长辈等。另一发现是,45岁以下调查对象的社会参与需求高于65岁以上受试者,55~64岁调查对象亦高于70~74岁者。可见,成年人在中年时期就需要了解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并建立社会参与的习惯,以避免晚年生活的孤立。55~69岁调查对象比45~49岁调查对象更偏好于机构式学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对象受到长期工作生涯状态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熏陶,在临届退休时及退休后依然存在对某种“组织”的心理依赖性,其结果导致某些早年就流行于日本及西方国家的自主、自助式学习团体在我国老年教育实践中的缺位,国家相关社会政策相对滞后,以及相应社会资源支持力量薄弱等状况。

本研究还发现,目前已退休的调查对象对于各主题学习以及整体的需求程度均高于未退休人群。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在退休后有更多空闲时间用于学习新知或投入爱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行退休政策对于个人经济状况及生活条件的影响。相对于学习方式、渠道而言,已退休调查对象对选择机构式学习的偏好程度高于未退休者。这种结果可以说明,退休人群在被社会强制性解除就业角色的情况下,出于对自身安全、健康及参与社会的心理考虑,希望通过学习来适应退休后生涯的转换。

国内尚未发现相关研究关注不同教育程度对个

体学习偏好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学习经验通常比较丰富,且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林丽惠,2006;岳瑛等,2003;孙传远,2013;Ventura-Merkel & Doucette, 1993)。本研究发现,学历较高者对于学习各方面的偏好程度均高于学历较低者,学历较高者对于安全、健康及参与三方面主题的学习需求也高于学历较低者。这说明教育和学习有助于个体提升自主选择 and 判断能力。

以往研究对居住地并未特别说明。本研究却发现,宁波、上海等地调查对象对于学习需求及偏好程度高于武汉和咸阳调查对象。相对武汉和咸阳而言,宁波、上海等地不但经济发达程度较高,而且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城市间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而且也对当地的学习、社会参与、主动选择等意识和实际行动造成显著影响。这说明地域因素确实对人们的学习需求及偏好产生影响,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之间相互影响。

(二)相关建议

1. 对当前老年教育供给进行更新、调整和补充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偏好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这一方面表明部分调查对象已将这种“上老年大学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这类机构在课程设计和学习内容供给上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在开发高龄人群的自主和自助学习能力,以及组织周围同龄人群共同学习的能力等方面尚待增强。本研究建议首先要从增能角度对现有课程进行反思。所谓增能,是指学员经过2~3年学习后,具备了自主学习或者领导和组织周围其他同龄人群开展自助团体学习的能力。通过帮助一部分人实现增能,既可以腾出机会让更多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也可以培育更多有自助能力的民间学习团体,使学习的效益拓展至更广泛人群。其次,补充与安全、健康有关的学习内容,比如遇到紧急状况时的自我保护措施,家里防火防盗的方法以及帮助人们如何识别并预防各种诈骗,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控知识与方法,中高齡者健康饮食和食物营养搭配的知识等。最后,开设切合中高齡学习者实际需求、重在提升其基本学习能力的课程,比如提升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识字与读写能力、使用操作基本电器及电子通讯设备的能力,有关照看高龄老

人及养育孙辈婴幼儿的知识与方法,提升部分中高齡人群参与家庭事务或社会活动的的能力。

2. 利用专业化服务为中高齡人群提供更加适宜的老年教育供给

在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的形势下,各地老年教育机构除了从规模上进一步拓展,更应该从发展理念和功能上及时调整和转变。首先,提升专业化水平,树立为当地中高齡人群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理念,将促进这一人群的积极老龄化作为发展目标;其次是重视中高齡人群的学习偏好,补充更多基于视觉、运动及阅读等方式的学习媒介和材料,丰富面向中高齡人群的教育供给;再者是广泛利用公共传播媒体,比如电视广播等渠道,为中高齡人群提供更加便利的学习机会;另外,要重视利用现有的社会教育机构,比如博物馆、文化馆及美术馆之类机构或场所,对其职能进行转型或改造,增强向广大中高齡人群进行安全、健康及参与等主题方面教育的功能,帮助这些目标人群在这些机构或场所得到切实有效的学习支持与服务。对这些社会教育机构的重视和利用,有利于全社会广泛形成积极老龄化的正向社会舆论氛围。

3. 挖掘正规教育领域及其机构在改善地方老年教育供给方面的潜力

本研究发现,调查对象倾向于选择正规教育机构。然而我国老年大学等机构虽然相对专门化,但其总体教育供给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局限性和不足,教师队伍仍然依赖于兼职教师或临时聘请退休人员。鉴于这类老年大学尚难以满足一部分更高学习需求的中高齡人群的实际需求,高等教育领域有关院校未来有望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老年教育供给。本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整体对于认识汉字仍有明显需求,研究结果也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如高中)对各方面学习的需求程度显著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比如初中、小学程度)人群。对于已经退休或临近退休的中高齡人群,老年教育机构有必要向其提供补偿性的继续教育,提高其受教育水平。那些仅有初中或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中高齡人群通过补偿教育的形式,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会对安全、健康和参与方面学习产生更高的有效需求。因此,建议各地基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结合中小学校的实际,为中高齡人群设计并开发相应的补偿性继续教

育,提高其认识汉字等基本学习能力。

[注释]

①课题负责人于2015年4—9月先后到上海市、西安市和咸阳市、宝鸡市及凤翔县、哈尔滨、厦门、北京房山区拱辰街道等地老年大学等机构,与有关管理者、组织者、教师以及学员进行访谈和现场观察,在此向受访者致以感谢。另外,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笔者定期在台湾地区当地老年教育机构探访和观察。

②本调查将学习方式分为七种,分别为阅读、视觉、听觉、动手、运动、互动、娱乐。此处分析是将这七种学习方式作为整体,通过相关统计方法考察其受个体变量影响的显著程度。

③这五种非正式学习渠道分别为电视广播、书报杂志、互联网、亲朋好友聚会、在家与家人交流。

④机构式学习指个体进入某种正规学习机构或非正规学习机构指定的固定场所,并按规定时间进行的学习。正规学习机构指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普通中小学校等专门的学校教育机构,系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非正规学习机构则除了指专门面向老年人的老年大学或老年学校,还包括诸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在内的社会教育机构,以及诸如社区或村镇文化服务站、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等在内的社区服务机构。

[参考文献]

- [1]白新睿(2012). 老年教育需求的调查与思考[J]. 北京市宣武区红旗业余大学学报, (3): 9-13.
- [2]Baltes, P. B., & Baltes, M. M. (1990).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uccessful aging: 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A]. in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science*, [C] edited by & Baltes 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4.
- [3]Brockett, R. G. (1987). Life satisfaction and learner self-directi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during later year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3): 225-237.
- [4]Chua, R. L. E., & de Guzman, A. B. (2014). Do you see what I see? Understanding Filipino elderly's needs, benefits, and expectations from an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 [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40(1): 1-15.
- [5]Conti, G. J., & Wellborn, R. B. (1986). Teaching-learning styles and the adult learner[J]. *Lifelong Learning*, 9(8): 20-24.
- [6]陈淑敏,林振春,谢婷婷(2010). 高龄者背景变项与其学习偏好和学习权之调查研究——以台北县为例[J]. *小区发展季刊*, (131): 380-405.
- [7]Diener, E., Wirtz, D., Biswas-Diener, R., Tov, W., Kim-Prieto, C., & Choi, D. (2009). New measures of well-being[M].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 Diener.*
- [8]Dorsey, O. L., & Pierson, M. S. (198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adult learning styles in a nontraditional education program[J]. *Lifelong Learning*, 7(8): 8-11.
- [9]Duay, D. L., & Bryan, V. C. (2006). Senior adults' per-

ceptions of successful aging [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2 (6): 423-445.

[10]Fallon, P. E. (1997). An ethnographic study: Personal meaning and successful aging of individuals 85 years and older[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Woman's University.

[11]Fisher, J. C. (1988). Impact of anomia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 older adult learner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4): 137-146

[12]Fisher, B. J., & Specht, D. K. (1999). Successful aging and creativity in later life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3 (4): 457-472.

[13]Hayden, R. R., & Brown, M. S. (1985). Learning styles and correlates[J]. *Psychological Reports*, (56): 243-246.

[14]Hiemstra, R. P. (1972).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the aged: A survey of needs and interests of older people [J].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22(2): 100-109.

[15]江曼莉,郭月兰(2015). 老年大学学员学习需求调研报告——以上海市X老年大学为例[J]. *当代继续教育*, 33(187): 72-75.

[16]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Vol. 1)*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7]Levinson, D. J. (1977).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M]. New York: Ballantine.

[18]Lamdin, L., & Fugate, M. (1997). *Elder learning: New frontier in an aging society* [M]. AZ: The Oryx Press.

[19]李晶(2014). 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研究报告[R]. 21.

[20]李雅慧,叶俊廷(2012). 成功老化的退休人员学习历程之初探[J]. *教育月刊*, (39): 41-75.

[21]李雅慧,魏惠娟(2015). 活跃老化准备课程的教学成效: 前瞻因应观点的应用[J]. *教育研究学报*, 49(2): 1-18.

[22]林丽惠(2006). 台湾高龄学习者成功老化之研究[J]. *人口学刊*, (33): 133-170.

[23]林丽惠(2008). 高龄教育的机构与实施方式[A]. 黄富顺(主编), *高龄教育学* [C]. 台北市: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61-182.

[24]Merriam, S. B., Caffarella, R. S., & Baumgartner, L. (2007). *Learning in adulthood: a comprehensive guide*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5]McClusky, H. Y. (1971). *Education: Background issues* [R]. Washington, D. C.: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O/L] [2016-12-9]. <http://fiel.eric.ed.gov/fuotext/ED 057335.pdf>.

[26]Price, G. E. (1987). Changes in learning style for a random sample of individuals aged 18 and older who responded to the Productivity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Survey [M]. Lawrence, KS: University of Kansas.

[27]Prudie, N., & Boulton-Lewis, G. (2003). The learning needs of older adult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9(2): 129-149.

[28]Sloane-Seale, A., & Kops, B. (2008). Older adults in life-

long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nd successful aging[J]. Canadian Journal of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34(1): 37-62

[29]孙传远(2013). 老年人远程学习现状调查研究——以上海老年人为例[J]. 中国远程教育, (12):41-46.

[30]宋其辉(2005). 上海老年学员学习动机研究[C].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年会暨和谐社会与成人教育论坛论文集, 未发表.

[31]Taylor, T., & Rose, J. (2005). Bridging the divide: Older learners and new technologies[C]. Paper presented at AVTEC conference.

[32] Truluck, J. E., & Courtenay, B. C. (1999).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among older adult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5(3): 221-236.

[33]UNECE (2015). Active Aging Index [EB/OL][2016-7-20]. <http://www1.unece.org/stat/platform/display/AAL/Active+Ageing+Index+Home>.

[34]Ventura-Merkel, C., & Doucette, D. (1993). Community colleges in an aging society[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9(2): 161-171.

[35]魏惠娟,陈冠良,李雅慧(2014). 活跃老化高龄教育课程

架构与评析:规范性需求的观点[J]. 中正教育研究,13(1):45-88.

[36]WHO (2002).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R]. Geneva: WHO. [O/L] [2016-12-19]. 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active_ageing/en/.

[37]许竞,李雅慧(2016). 我国老年教育供给与中高齡人群学习需求匹配状况调查——基于部分省市抽样数据,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6): 48-55.

[38]袁新立等(2014). 中国全国老年教育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展望[R]. 未公开发表,第21页表4.

[39]岳瑛,暴桦(2003). 关于老年大学学员学习需求情况的调查报告[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6):55-59.

[40]张如敏(2013). 对宁波城区老年群体的教育需求的调查和思考——以宁波社区大学老年教育中心为例[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5(2):117-121.

[41]张铁道,张晓(2015). 老年教育的现状与发展需求调研报告——以北京市为例[J]. 老龄科学研究,3(5):52-61.

(编辑:李学书)

Learning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Chines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 Based on a Survey in Selected Municipalities and Cities

XU Jing¹ & LEE Yahui²

(1. Cent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 Technic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2.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hung-Cheng University, Taiwan 62102,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education for the aged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tasks in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putting forward by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its 13th Five-Year Plan. Organized education for older adults has been promoted for over thirty years in our country. But it remains unknown whether the current provision of educational or learning programs for older adults has been keeping up with the real learning needs of the post-war baby boomer generations (born between 1946 and 1964), who are at the corner of their middle and later adulthood.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demands for learning on security rather than that on health, and their learning needs for participation were yet to be developed and motivated.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retirement status, place of residence and education level all affect the learning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subjects in varying degrees. It is advised that senior universities and other related institutions upgrade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s and provide courses on safety, health and participation so as to help the subject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family affairs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at other types of 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diversifying the current learning provision for middle and older adults.

Key words: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learning needs; learning preferences; education for the third-age